

老屋

■吴源巍

老屋终于在一次暴雨的冲击下倒塌了。

滂沱大雨,连续下了三天三夜。终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深夜,传来了轰隆的一声……惊醒了下屋的堂二伯父。

二十八年前,老屋在爷爷一手创建下落成了,一座连五的平房。当时在村里烜赫一时。

老屋坐北朝南,中央是堂屋,两边是住房。五间房子中间又由走廊隔断,形成纵横交错的格局,这样就等于十间房子了,除堂屋外,前面四间稍大的房子都是用来住人。从左至右依次是奶奶和小姑的房间,我家的房间,二叔的房间和三叔的房间,后面几间房子都较小,主要是当厨房和柴房用,大姑住在和奶奶房间对应的小房。堂屋后面并没用墙隔断,用来放茶几、案台和大桌子。案台右边还设有小门,可以直接通往屋后的小菜园。

屋前和左右两侧都是厚实的青砖墙壁,屋后和屋中内壁是土砖砌成。粉墙黛瓦,木格窗子,高大的横栓木门,两边还有耳门,门前是石头门槛,大门口还有几个作为座位用的圆石墩。

堂屋正大门门顶上有“肯构宏图”四个大字。屋檐上屹立着高高的马头墙,马头墙历来是家人们望远盼归的物化象征,高高的马头墙昂首眺望着远方,显得雄伟、神圣而庄严。

屋檐下的青砖上还涂有一小层石灰粉壁,上面有画工画着的水墨山水画。画上有林林总总的花鸟虫鱼、绿茵的草地,还有清澈的池塘、垂钓的老翁、挑柴的樵夫、往来的马车、骑牛

的牧童,还有鲤鱼跳波、群鹿饮水、院落前的公鸡在踱步觅食等等。一副副简单的水墨画都栩栩如生,旁边还配有诗文,我至今仍然记得:“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菊酒,冬吟白雪诗。”等诗句。值得一提的是,每幅画并不完全显得独立,它们连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恬静而惬意的田园生活画面,而旁边配着的诗文和装饰纹样,又把这图画点缀得惟妙惟肖。

屋前有片小院落,通常是奶奶用来晾衣服或晒粮食的地方。记忆中奶奶站在老榆木风车前摇着扶手扇谷,或佝偻着身子用圆竹簸箕扬黄豆、绿豆。院子总被奶奶打扫得一尘不染,以至于除了平整的泥土地之外就只看得到屋墙脚下依稀的杂草和青苔,还有那几个沉默的圆石墩。院子前面永远伫立着那株粗壮挺直的梧桐树,有了这棵梧桐树,小时候的我练就了一身敏捷的爬树本领。

院前也种了一些花草树木,小花园经常会开出万紫千红的花,记得奶奶种得最多的是兰花、牵牛花、月季和菊花。花儿呢,往往会吸引来成群嬉戏的蜂蝶和蜻蜓。虽然院落较小,树不多,然而屋前的鸟雀却多,黄鹂、百灵、燕子、麻雀,每天跳来蹦去,上下飞个不停。

老屋左侧是条清幽的小巷子,巷子另侧是邻居家。巷子是人们过路的地方,挑水的人常常从这里走过,久之,经常坐在耳门旁的我能根据挑水人的足音和担钩声辨别出挑水人。

记得小时候,每逢夏天,这条巷子就成了乘凉的好地方。

除中午外,巷子基本上照不到太阳光,而村后的山风吹拂而至,这里便成了风口,山风是沁凉的,清幽的,吹在人的身上格外舒服。满天繁星的夏夜,老人们摇着蒲扇,讲那些陈年往事,我常常听得入迷。

屋右侧离地面较高,所以就做了个小阳台,阳台上栽种有吊兰、月季,紫罗兰,仙人掌等盆景。

屋后有一块小空地,奶奶用来种了一个小菜园,奶奶常常种点辣椒、茄子、黄瓜、豇豆什么的。奶奶用木材搭了一个瓜架,记得有一次,瓜架上挂满了丝瓜,还开了好多黄花,丝瓜蔓沿着瓜架一直爬到厨房的木格窗子上,以至于窗户上都结了一根丝瓜。

老屋没有别的音符,只有家人的话语,屋檐上下燕子的呢喃,鸟雀的啁啾,还有公鸡早晨的报晓声,母鸡下蛋后的咯嗒声,然后便是牛哞犬吠了。

太阳光从青瓦的缝隙处投射进老屋里来,形成了一个个斑驳而光亮的大小圆影,圆影在日子的长河里不停地流动。屋顶上袅袅的炊烟也随着日子逐渐飘远而弥散了。

老屋屹立在村子里的正中央,曾经的辉煌逐渐随日子淡去,曾祖父母很早就去世了。老屋,只历经三世变迁。

随着祖父、小姑和祖母的相继去世,父亲、二叔、三叔都搬到了外地工作,大姑也早就远嫁他乡,老屋便一下子荒凉了下来。空寂的老屋独自默默地经受着雨水的侵蚀,雨水从青瓦的缝隙处流了下来,滴到屋梁的楼板上,从楼板间又慢慢地渗出,掉在檐顶上或滴在

地面上,或者直接从白色的墙壁上滑落下来,成为泥水。经年累月,风雨侵蚀,老屋历尽沧桑。

老屋宛如一个饱经沧桑的老者,独自守候着岁月,村后山坡上的山风吹来,屋后的竹林飒飒作响,那也许是老屋独自在哭泣。老屋是有灵魂的,老屋知道,如今的寂寥,预示着迟早有一天的坍塌。

老屋,独自走完了生命的历程。

如今的老屋已变成一堆坍塌的废墟。夕阳下,只看到残剩着的两面青砖墙壁,那最高处的是亘古不变的马头墙,巍然地耸立着,遥望着远方。屋前屋后,早已荒芜,到处只看到残砖碎瓦、杂草丛生,只有院前那棵梧桐依在。

也许是灵魂的感应吧,屋前久已荒凉的伯祖父家的老屋,在老屋倒塌后不久也跟着倒塌,它们共同哀奏了一曲挽歌。

走过悠长的巷子,我抚摸着残存的青砖墙壁,久久的流连,这儿的每一块石头砖瓦,都印刻着我童年的痕迹,也弥漫着家的温馨。砖面上的苔藓依然,砖缝上悄然长出的小草不就是小时候我最喜欢玩的马尾巴草吗。

老屋的坍塌给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一成不变的只有今天的夕阳。夕阳下,我久久伫立在残垣断壁的老屋前。残酷的岁月伤痕让我沉重的心情感到格外的失落和怅然。

老屋,已经永远被深深地尘封进了心坎里。因为,她永远是远方游子心灵的归宿。

好想给你写封信

■丘艳荣

是因为这一阵风
还是因为这一场雨
我突然想起了你
突然迷失在昨日的风景
今天的我和你
已经隔着千山与万水
浮云往事
渐行渐远的不只是岁月
还有昨日的心情

可是 还是好想写封信给你
铺开粉紫的信箋
用笔尖为你描摹
那花姿 那月影
那刻骨铭心的思念
那欲说还休的心迹

好想写封信给你
写给曾经年少的你
和最初的温柔悸动
只是担心
我再也描摹不出
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
再也还原不了
你当年的放歌我彼时的饮泣

山长水阔
思念如何抵达
纵能抵达
爱和泪会不会已风干无迹
键盘书写的时代
怎么能还原出油墨的清香
就像我和你的过去
早已在某个细雨的黄昏
默默飞离

罢了吧
且掬几滴晶莹的雨装进信封
权作我此时的心情
含笑对着有你的远方
以吻封缄邮寄给你
就当是一次奢华的飞行
纵然不知会遗失在哪里
但我始终相信
会有一个人儿
如我一般痴迷
他 会把这封信捡起

窖冬

■孙黎

在北方,若是看到农家人都在挖菜窖,那必定是冬天真的到了。

曾听很多人说过,不喜欢冬天的寒风瑟瑟,以及太多的萧条与苍白,认为冬天太缺乏色彩与生机。而我,却总喜欢冬天的特别。冬天,不同于春天的万物复苏,也不同于夏天的成熟热烈,更不同于秋天的丰硕收获,冬天是用来窖藏成果的,人便可安逸于“坐享其成”。

冬天的色彩,都藏在一个个窖里。

父亲每年在菜园的空地上直接挖菜窖,约有三米多长,两米左右宽,半人高,窖好后再插上一撮玉米秸秆,埋结实,作为下次出菜起点的标志。远远望去,家家户户隆起的菜窖跟小山包似的,里面窖着绿白相间的大

白菜,脆生生的绿萝卜,淡黄色的土豆,橘红色的胡萝卜……

母亲贮藏的都是“娇贵”的东西,冬天在家里腾出一间带土炕的屋子,不烧火的土炕,房门一关,不冷不热,温度正好。土炕一侧,小心翼翼地靠墙堆放着地瓜,堆成温馨的紫色方阵,然后盖上一层旧棉被保温;另一侧摆放的,全是母亲自糊的大纸缸,盛满苹果,红的、绿的,果香袭人。

冬天的窖藏,对于上了年纪的父母而言,多是为子女忙活。每次回家,母亲总是大包小兜地准备着,说那电视上的专家都讲了,地瓜是预防心脑血管病的好东西,说咱自家种的菜没有农药,放心吃,多带些回去,吃不了就分给邻居,窖子里有的是……

把冬天窖满了,父母的心里

才算踏实安稳。不管寒风吹得怎样呼啸,把冬天吹得如何萧条,母亲会依然安稳地坐在火炕上继续着手中的针线活儿,父亲也会踏实地坐在火炕上抿着烫好的小酒儿,无虑无愁。

冬天有了窖,一切都是欢愉的。天地之间,是一个最大的窖。晚来天欲雪,一场大雪把人间的冬天,整个儿窖了起来。极目远眺吧,绵延不老的苍山窖了,奔走不息的川流窖了,广袤油绿的麦田窖了,纯朴美丽的山村窖了……窖了,整个冬天都被窖了!

谁说冬天缺乏色彩,冬天最浓重的色彩,一直藏在大自然的窖里,从未远去。

谁说冬天缺乏生机,君不见这“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盛大?君不见那“天地无私玉万家”的豪情?



冬天的大地之上,从未缺少过什么。山,依旧忠诚地守护着我的村庄;水,依旧无声地滋养着我的祖祖辈辈;土地,还是那么庄严;天空,还是那么洁净。

其实,冬天的情趣,在于窖和养。窖满了,人就有了过日子的底气,有着“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似的清闲。不光人闲了,冬天的一切都闲了下来,花生地、玉米地、大豆地……都闲了,甚至一片片麦田,也歇了。

静养于闲,这就是冬天的魅力。一切都在养精蓄锐,为来春生机勃勃做足准备。

毋庸置疑,北方的冬天寒冷而漫长,但人只要拥有一颗热爱生活的炽热之心,就会迸发感受冬天之美的力量。诚如父辈们的菜窖,即便在电力冷库盛行的今天,它依然会以最淳朴的方式存在,即便是消失于未来,它也会存在于人的心灵深处,在寒冷的冬天散发着温暖的光。